



一方水土

大地之间的麦田，浓浓的绿，绿得通透，绿得醇厚，绿得耀眼。这绿色一直延伸到农人的梦里，勾起了农人对农事的勤恳，对未来的期许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望着麦田

□朱雪锋

冬日黄昏，只要外面没有寒风，我都会到田间地头走一走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看一眼自家地里麦苗长势怎样。

时节才刚刚立冬，地里的麦子播种没多久，论长势还早。只是出于农夫的天性，喜欢去地里看看，就像父母希望见证孩子的成长。

我们这儿地处里下河地区，由于地理环境及气温原因，农作物生长收割的时间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，这导致麦子种植的时间跟其他地方也完全不一样。就是同一个地方，由于收割机师傅收割的时间安排不同，所以随之而来的各农户麦子播种时间也不一致，是有早有晚的。

站在田埂上望着自家田地，虽然播种才一个多月，但地里已是星星点点，钻出不少绿意，这正是农人期盼的色彩。而旁边别人家播种早的田地，绿苗更多，绿意更浓。

初冬，大地日渐泛黄萧条，人行道上落叶满地，而一切事物在冬日寒风的肆虐中都显得瑟瑟发抖，仿佛这才是冬天奏响的强有力华章。但冬天的麦田显然是另外一副光景，那一抹抹向上钻出的绿，是冬天独有的标签。

初冬麦田就像平静的湖面，表面上看波澜不惊，实则精彩纷呈。那一个个钻出地面的麦苗就像一个个独舞演员，在田间地头这个舞台上演绎出自己在冬日的风景，或淡定前行，或随风摇摆，或独自吟唱，或与大地共同奏出冬日的绿色篇章。

麦田是万木萧瑟的冬日下，大地最生动的表情。远山，河流，树木，统一的灰色充斥了视觉。而大地之间的麦田，浓浓的绿，绿得通透，绿得醇厚，绿得耀眼。这绿色一直延伸到农人的梦里，勾起了农人对农事的勤恳，对未来的期许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站在初冬的田地旁，望着空旷的田野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到半年之后的麦熟时节。挺拔的麦子随着强劲的晚风掀起层层麦浪，金黄的麦穗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温暖柔和的光芒，风中也传来清新迷人的麦香味，天地间到处充满成熟的喜悦。这是明年的盛大日子，而这种荣耀只属于农人，属于这片世代耕种的土地。

望着满眼的绿色，你心中会燃起一种信念，一种希望。就像这初冬地里的麦苗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依然会茁壮成长，直到其丰收的那天，难道不是吗？

岁月清浅

漫步乡村

□沈华山

乡村的夜晚是静谧的。听，轻柔的晚风拂过意杨树叶的窸窣声，菜园里昆虫的吱吱声，池塘边偶尔传来的一阵青蛙水润的呱呱声……最大的动静莫过于远处的某户人家陡然响起的几声犬吠。

漫步乡村，如果你当下的心思正好停歇在乡村的空气、草木和那些留守的老人与孩子身上，你就知道犬吠是乡村夜晚的最低标配。没有了犬吠，乡村是不能称之为乡村的。

或许，这里是宽厚之地吧？乡村的猫狗可以散放，鸡鸭可以散养。散养的土狗无怨愤，不抑郁，跟人亲近。

在乡村，大粪浇在菜地里，也不会有人嫌弃。因为这样长出来的蔬菜才更鲜美，远非城郊那些规模化生产中通过化肥农药催熟的瓜果可比。

乡村散发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。乡村的柔顺契合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。那些从乡村走出去的稻米、红薯与豆角，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，怀揣梦想的，是乡村的血汗经过太阳

的炙烤，或者雨雪的滋润与呵护结出的精华。乡村偶有傲娇，但顶多像一只报晓的雄鸡，抖动羽翼，仰天长鸣，或者像一条忠诚的狗，尽管已老，却依然哼哼歪歪地坚守着故园。

我本是厌弃了城市的喧嚣，才“溜”回老家的，就像是春夏里蒸腾的水汽，云游了世界，又重新化为雨雪落到了废黄河、张弓河，可是近来我却时常心神不宁起来了。

偌大的村庄只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。我的长辈们陆续离开，儿时的伙伴不少已经远离故土，去了城市打拼，有些留在老家的、守着几亩耕地已经忙得汗流浃背，还得每天往返数公里接送孙子孙女读书，而这些孩子将来也几乎会离开村庄的。

明知在重复着先人的足迹，但他们却依然坚守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乡村，希望从土地里刨出金子与银子来，种出幸福与希望来。

此刻，三两声犬吠，让村庄更加静谧了。

生活滋味

入冬腌菜

□王增林

过了“立冬”，麦子种好了，农村人就开始忙着腌菜，腌菜就成了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。

村庄河边一棵棵大树上，拉起了一道道长绳，一尺高的“高脚白”“上海青”白菜，挂在绳子上晾干，东家接着西家。从远处望去，河边形成一道青白相间的屏障，成为这个时节农村特有的风景。

农家的腌菜分为几种：萝卜干、坛装碎咸菜、缸储大棵腌菜。过去，除非居住城郊，农村的蔬菜都不是商品，人们会把最好的青菜萝卜留着自己腌菜，那些挑拣剩下的，拿去喂猪喂羊，养鸡养鸭。

腌制萝卜干有讲究，起挖萝卜不能过早过晚。早了，萝卜还没长开，腌出的萝卜干肉质过紧，入口不脆；萝卜挖晚了，则会空心变糠，咀嚼松软如棉，失去脆性。晒萝卜干，也必须把握时间，晒的时间过长，水分失去太多，后面再怎么蘸泡，也难吃出萝卜的脆爽；而晒的时间过短，萝卜含水量太大，又不易储藏保存。

腌制坛装碎咸菜，就容易很多。只需把大棵青菜去根去

杂，洗净晾干，剁碎下盐，腌制一两天，然后榨干卤水，装坛压紧，封好坛口，便大功告成。

缸储大棵腌菜的制作过程稍显复杂，得逐棵手工操作。挂在绳子上晾干的“大头青”“高脚白”白菜，晾到发软耷拉的程度，便取下来，一棵棵过手擦盐，擦盐后再适度晾晒，码放到缸里排放整齐，然后放上石块压紧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腌菜是农家一年饭桌上的主要菜肴。生吃佐饭、辅佐配菜、淋油烧汤，总是离不开腌菜。因此，入冬腌菜是家家户户都十分上心的事情。

在我们农村老家，会腌制青菜萝卜、还吃自制腌菜的人，现在已经很少了。这个季节到乡下去，河边晾晒“大头青”的绿色屏障，已经不见踪影，晒着白萝卜的满场柴簾子也见不到了。问一问还在老家守着的老邻居，他们现在也早就不再自己腌菜了。孩子们都已走出村庄融入城市，在家留守的老人平时饭食也比过去多了不少荤腥，再也不像当年有那么多的腌菜需求了。

湖畔风情

有鸟相随，我们的梦想会生出翅膀，才有升腾的希望……

有鸟相随

□戴永瑞

细碎的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发出耀眼的光亮，就像河流的粼粼水波扑面而来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从枝丫间突然腾空飞起，你的快乐也会色彩斑斓地随着升向空中。

有鸟的世界，才是鲜活生动的世界。

要看鸟，还是要到西乡乡下，那里空气清新，植物丰沛。我们西乡最常见的鸟儿有麻雀、喜鹊和布谷鸟，这些鸟一年四季陪伴着乡村，陪伴着我们的梦想，让我们对乡村情有独钟。天空是鸟儿的道路，一望无际的天空有了它们的身影，有了它们翅膀划过的弧线，乡下诗意顿生。

秋天刚到的时候，乡下单位的草坪上多了几位不速之客，总会看到一种黑色的鸟，黄色的喙，连眼圈都是黄的，从树梢落向草地，觅食，休憩。这种陌生的鸟，让我一连观察了好几天，它利用在草地上觅食的闲暇，不忘抬头观察身边的环境，有时立地不动侧耳倾听，有时一直自在踱步，可惜从没有听到过它的鸣叫声。草坪边上的意杨树，粗壮高大，黑色的果子随风落下来，成了它们的美餐。我翻看好多图片和资料，才知道，这位客人的名字叫乌鸫，想不到它还有一个让人诧异的名字——“百舌”，它能学好多鸟的叫声，叫声婉转，有时像笛声，有时像箫鸣，韵律多变。这么多天，我居然没有听过它一声鸣叫，这么说，它其实是鸟中隐者，低调为鸟，可以想象鸟类世界中无奇不有。之后在好多场所，都发现过这样的鸟，晴朗的天空下，它们喜欢停留在草地上，享受那一刻的静美时光。

在小公园散步的时候，我还看到一种美丽的鸟，它的名字叫戴胜，细长的嘴，头上居然有凤冠，身体颜色搭配美妙绝伦，头、颈、胸淡棕栗色，羽冠黑白相间，胸部淡葡萄酒色，身体下部转为深褐色，羽端白色，背部有黑色、棕白色、黑褐色三道带斑及一道不完整的白色带斑，尾部黑色转而又是白色，小巧玲珑，浑然一体。在这样的鸟跟前，你会惊叹造物主的神奇。它专心觅食，无论是谁都不忍心打扰。我只是远远地观看，暗自庆幸自己能够与之邂逅，在绿色草地的映衬之下，阳光的碎片落在它的身上，如凤冠霞帔的女子，有一种高贵的美。

一次在公交车站牌前候车，附近的小树林里，我又看到了这样的鸟，在一棵低矮的花草边，它顶着冠羽慢慢踱到路边，马路上的车来来往往，呼啸而过，地面强烈的震动，都没有影响它的活动。我亦步亦趋地尾随着它，或许它也知道我的存在，竟然从容地转过身来看着我，在与我对视的那一刻，只觉得世界就剩下了我们，灵魂交流的恍惚间，心中涌起一阵温柔……

这样的鸟在我们身边渐渐多了起来。看倦鸟归林，去浮躁，悠闲自得；听晨曦鸟鸣，增雅趣，怡情悦性。有鸟相伴，人类才不孤独，这个世界才显得更完整和谐；有鸟相随，我们的梦想会生出翅膀，才有升腾的希望……